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五六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王元愷

文公易說卷五

宋　朱鑑　撰

下經

䷞ 艮下兌上 咸

問咸卦本義以為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之六五上而為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為咸之九五此謂柔上剛下與程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銖曰此易中自有卦變耳先生曰須知程子說有不通處必着

如卦變說方見得下落此等處當録出看　董銖録

艮咸二卦皆就人身取義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故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咸其腓自是不合動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不動則吉　吳必大録

否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問咸内卦艮艮止也何以皆説

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纔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其内卦屬艮也沈僩録

問咸之九四傳云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所感復有應所應復為感云云如何先生曰凡在天地之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一箇暘出來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是所感復有應所應復為感

寒暑晝夜無非此理至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不起至曉須着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一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黙皆是感應如中人之性半善半惡有善則有惡如古今天下有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曰保治及到衰廢自是整頓不起然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唐貞觀之治可謂甚盛矣至中間武后出來作壞一番自恁地嗒嗒低去至五代衰微極矣如國之紀綱國之

人材舉無一足恃一旦聖人勃興轉動一世天地為之豁開仁宗皇帝時一時天下稱太平雖眼不曾見已自分明是太平然當時灾異亦數數有之至後來之變亦是感應之常勢如此又問感應之理於學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道理研精義理於內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身於外所以崇德於內橫渠此處説得更好精義入神事豫

吾内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此幾句甚親切正學者用功處　徐寓録

憧憧往來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耳　㬊淵録

或説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也先生然之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懐否曰非也下

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往後面來底

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繫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恵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恵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獲者

不以爲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翕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是這邊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

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淺深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若以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人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它日或為吾患遂委曲牢籠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 沈僴錄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着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者正病此也 荅江默

或問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荅云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因說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爲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意爲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不下令人皆病於

無公平之心萬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錢木之録

☳☴ 巽下震上 恒

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恒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楊道夫録

問易傳云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竊謂有不一定而隨時變易者有一定而不可變易者云云　曰他政是論物理之終始變易所以為恒而不窮處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恒論其體終是常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為體之常　劉砥録

叔重說恒卦初六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程氏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先生云未見其有不安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潘時舉錄

問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先生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

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底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恒卦恒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常其德則无羞吝 董銖錄

䷠ 艮下乾上 遯

或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案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荅云經文固無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問遯卦小利貞以彖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為陰柔小人（如小往大來小過小畜之小）言君子能遯則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侵迫於陽也

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先生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徤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説雖善而有不通矣又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先生曰程傳作不

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爲無災𦕅切以爲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先生又言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說吐活反　九四君子吉小人否方九反。董銖錄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它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𣝗淵錄

問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専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邪荅云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 乾下震上 大壯

問大壯本好爻中取却不好睽本不好爻中取却好如

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纔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都好問此正與見羣龍无首吉利永貞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楊道夫録

先生云大壯利貞是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呂燸録

此卦多說羊是兊之屬季通曰這箇是夾注底兊卦兩畫當一畫 晁淵錄

問大壯卦先生曰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爲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羊于易亦同此義

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葢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董銖錄

問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傳以艱字為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无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

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荅云當如大畜之例

坤下
離上
晉

問晉傳曰晉之盛而無德者無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有卦德不知如何荅曰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但為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為四德在它卦尤不當以德論也

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說它得

這箇物事 晁淵録

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爲之是此意 同上

問晉卦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先生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説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王母指六五以爲享先妣之吉占何也先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衆允悔亡先生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爲自治如何

先生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又如摧如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　董銖録

晉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云信之亦安能悔亡曰當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

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　楊道夫録

晉六三衆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而得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顧可以為善乎

問晉卦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為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

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道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皐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

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略略說過以為人當着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久之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它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沈僩録

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它得也不須問它自是好

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無如此爻吉

先生看必大與盧陵問荅卷子內晉卦伐邑之説曰晉

上九貞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

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

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 吳必大録

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曰以其剛

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

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之類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維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矣楊道夫錄

離下坤上 明夷

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却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寓問商有三仁集注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

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　徐㝢錄

問明夷卦先生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為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是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

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暗也䕫錄

明夷明而見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是指暗主䕫錄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

六四是說闇君子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它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爻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炎淵錄

☲☴ 離下巽上 家人

問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兌離也（兌離也字疑）施於家則亂坤靜也施於家則廢震動也施於家則擾坎艮

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答云穿鑿得不好_{答林}

學蒙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却甘茶本苦物喫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葢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王假有家言到這裏方只具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

始成箇家 晁淵録

占法陽主貴隂主富 同上

問家人卦王假有家先生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 董銖録

☲☱ 兊下離上 睽

睽皆言始異而終同之理 晁淵録

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爻都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夔淵錄

明道言嘗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葢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

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 荅呂伯恭論淵源錄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 楊道夫錄

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灭而作而 晁淵錄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同上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為它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

事同上

䷦ 艮下坎上 蹇

艮下坎上其卦為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傳言之云易本義合如此 偶讀謾記

問蹇卦往蹇來譽先生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

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　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濟之理既是不往惟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董銖錄

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

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它 㬎淵錄

蹇無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南謂地也據卦體艮下坎上無坤而繇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上無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 同上

問蹇九五大蹇朋來傳以其無剛陽之臣不足以濟蹇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其君而無其臣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顗王導為言竊意當時正以無剛明之君故耳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為也更乞指教答云讀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或言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

志與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下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為比只觀澤无水困山下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沈僩錄

坎下震上 解

先生舉解卦云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先代

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脩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為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為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者亦是氣數舛逆 廖德明錄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得有這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晏淵録]

問解卦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先生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其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爲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僩録]

射隼于高墉聖人説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令人説底向

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治易却則恁地此却似說得易了　是淵錄

兌下艮上　損

易象自是一法如乾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甚多　沈僩錄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鬼方亦然不知如何　呂煇錄

陳埴說損益先生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

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 徐㝢錄

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上二爻則弗損益之初則曰酌損之何邪先生云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那占時又自別消詳有應處難豫為定說也

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_{晁淵錄}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_{同上}

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伊川就六爻上說得好_{黄義剛錄}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_{晁淵錄}

䷩ 震下巽上 益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

元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葢有事則吉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或益之十朋之龜 句 弗克違 黄顯子録

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躬 舒高録

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

利用遷國程昌㝢守壽春敵人來占得此爻遷來鼎州　後平楊幺有功

䷪乾下兌上　夬

或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猶欲人戒謹恐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謹恐懼非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　沈僩錄

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諭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絶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夬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隂猶欲決之故其辭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答陳亮

揚于庭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劒從自家頭上落也須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

夬卦號字皆是作户羔反惟孚號只作去聲讀看來亦只當平聲沈僩錄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

伊川改九三爻辭次序看來不必改

問夬卦九三壯于頄先生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于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慍

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温嶠之於王敦是也

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令人以爲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邪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

又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先生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邪先生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無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益不可以

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爲戒深矣董銖錄

號平聲取兌象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

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莧是馬齒莧陸是章柳令用治水氣者其物難乾

中行无咎言人能剛决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

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

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自行便

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那裏去爻雖無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則无咎不然則有咎

巽下乾上　姤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答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致知知

至而意斯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矣便自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虚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便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便有些要人德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便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虚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 余大雅錄

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晏淵録）

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絲䘮不可曉（輔廣録）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于海熹謂正是羸豕孚蹢躅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事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楊道夫録）

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說離為鼈為蟹為蠃為蚌

為龜魚便在裏面了不知是不是此條未詳

這幾卦多說那臂不可曉㬎淵録

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

在下為民同上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

都換了這時節同上

坤下兊上 萃

陳光澤二子求字先生字萃曰仲亨云凡物積之厚則施之也廣如水積得科子滿便流又字革曰仲蔚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其志若裏面變得是虎外面便有豹之文 黄義剛録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順天命說道理時髣髴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

之事他這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令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 僴錄

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 同上

問萃卦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

位安得又有匪孚先生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又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為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 董銖録

䷭ 巽下坤上 升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先生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

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董銖錄

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想不到得如伊川說睘淵錄

張洽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亨字所謂亨享烹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之元亨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然本非四件事也潘時舉錄

坎下兑上　困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卦剝卦否卦睽卦皆是不好卦只是剝則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只是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尋求道理當如何處置這箇只是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爲固

是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卻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成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若是殺人放火此等事終不可為不成也去占又如做官贓汚邪僻由徑求進不成也去占 沈僴錄

問臀困于株木如何先生云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先生云恐說臀字不去

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是如何先生云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事思是因好物困也酒食饜飫亦是如此又問云中有慶也是如何先生云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先生云他得中正又似取無應而心專一底意思

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先生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呂焯錄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通熹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 晏淵錄

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却享他人祭之說 同上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

☵☴ 巽下坎上 井

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 淵錄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至略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蝦蟆也遂說井有蝦蟆之象木上有水井☵☴上前兩足也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熹嘗謂之

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爲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 輔廣録

鮒程沙隨以爲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 𣈶淵録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説理決不是説汲井 同上

若非王明則無以收拾人才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 離下兌上 革

鄭少梅觧革卦以為風爐亦觧得好初爻為爐底二爻為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漸好先生云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了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先生云意則

一但變韻而叶之耳

革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

說

問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 巽下離上 鼎

劉礪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

與他翻轉了却能致利先生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

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葢

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

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沈僩

録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

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王公

在喪之稱者恐不然晁淵録

問鼎九三鼎耳革是如何先生云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動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形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六五金鉉只為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

文公易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六

宋　朱鑑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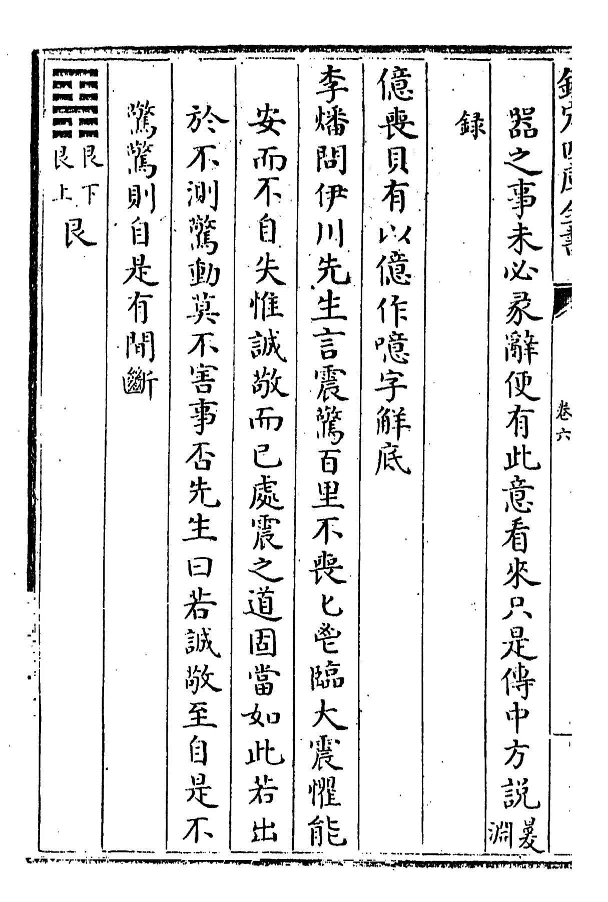
下經

䷲ 震下震上 震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㝠淵錄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



器之事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晏淵錄

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觧底

李燔問伊川先生言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惟誠敬而已處震之道固當如此若出於不測驚動莫不害事否先生曰若誠敬至自是不驚驚則自是有間斷

䷳ 艮下艮上 艮

吳必大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内外皆止是内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内者不得出此意如何先生云何故恁地說因論艮其止彖云止其所便是觧艮其背蓋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觧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與焉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莫是舜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

務全華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也又云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因論易云彖象文言辭得易直是分曉精密但學者虛心讀之便自可見如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辭聖人作而萬物覩之類是也爻辭只是占得此卦爻之辭看作何用謂如屯卦之利建侯屯自是卦畫何嘗有建侯意思如晉文公占之便有用也又如王

用亨于岐山亨字合作享字是王者有事於山川之卦以也推之皆可見矣 端人僩錄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拈掇得愈不是了又問郭以兼山學自名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 銖去僞錄

問止非爲也爲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爲作爲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潯舉易傳内欲不萌

外物不接曰即是這止（問艮卦○陳淳録）

示喻艮背之説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此曉會於道理工夫無不是處但近讀見得彖辭解云艮其止止其所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艮乃止也背乃當止之所也程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不本上文卦辭之義葢理自兩通但文王本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觧為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說以雜之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答呂焘）

問遺書艮其背背非見也云云答曰程子觧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即此説然看易意恐不是恁地如彖下止亦只是去止那上面止艮其止此一句若不是止字誤本是背字便是艮其止句觧那艮其背一句艮其止乃是止於其所當止也亦似大學言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程子觧此下文觧得甚好上面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皆各止其所了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

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 徐寓錄

伊川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止於所不見无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忘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内自不見其私已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

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横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説却不同又自是一説不知伊川觧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説得分曉却觧艮其背又自有𠃔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説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便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説何如曰老氏之説非為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入如此如虚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温公如此觧蔡丈説不然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説

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令人又說得深少間便恐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它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求得葉賀孫錄

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自己不得又曰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己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可恁底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又曰伊

川艮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為說得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　葉賀孫錄

艮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告喻及也　答呂伯恭別紙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則艮其背即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旨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思之　答楊

仲思

艮其背不見其身蓋是閑邪存其誠制之於外以安其

内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意若

能如此做工夫亦自好外物不接不萌之際二字南

軒以為當去伯恭却說止於所不見是眼雖見而心

不見恐無此理但易本意却是說只見義理不見已

身也不知是疼不知是痛不知是利不知是害如舍

生取義殺身成仁一般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道

理不見那人也不知是張三不知是李四 賁顯子録
舊聞先生言艮其背是止字彖中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四句只略相對 同上
問伊川艮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各得其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先

生也恁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但看孔子釋彖之辭云艮其止止其所也蓋此一句即是說艮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便是所當止處此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句說它脇子便無許多勞擾 林夔孫錄

行其庭不見其人一似不曾見人一般 同上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

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　林學蒙錄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動中之止伊川云内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先生云然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

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云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為而言先生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多是人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則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李閎祖問伊川易傳艮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曉若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又却於觧艮其止止其所也又是說得分明恐上面是失檢點錢木之録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

張洽問艮其背處先生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

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見箇人也 潘時舉錄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廖德明錄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所謂靜而止其所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所謂動而止其所也蓋艮之義止而已當止而止止也當行而行行亦止也此所謂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

止處不見己身之有利害禍福也動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强弱貴賤也古人所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不獲其身者乃能不見其人未有顧己身之利害禍福不能不畏侮於人之强弱貴賤也故曰動静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静者為本焉所以自源而徂流也程先生所謂止於所不見則無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又就做工夫上言猶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

意此蓋發明所以能止之義故其彖傳有曰艮其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也此恐言外之意未必易之本義不知如此看得否答云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推說甚善然亦不專在此日用精粗蓋無不然也程先生說自是其所見如夫子彖傳文言未必文王之本意也答董銖錄

楊至問止於所不見先生云蓋是閑邪存其誠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

心術凡可欲者皆置在背後之意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敬夫謂當去之際二字伯恭說止於所不見是眼雖見而心不見恐無此理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但見義理之當止不見吾之身但見義理之當為不知為張三李四　龔蓋卿錄

問通書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聽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即是此說但

易意恐不如此卦象下止便是去止那上止象艮其止一句若非止誤本是背字便為此句觧那艮其背向艮其止是止於所當止如大學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程子觧此下却好不知上如何又恁地説人之四肢皆能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統是一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

問艮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夫人豈得不交於物而孑然自立於世哉意此所謂不交者謂非己之所當應則雖在至近而猶不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所以為止矣未知是否答云熟讀於傳之詞可見文義艮其背乃止其所之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

潚佐問艮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慾以亂其心又

云外物不接內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竊恐外物無有絶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絶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却無所守而外為物所動則奈何先生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　蕭佐編次

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自已不見害不見利不見痛痒只見道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皆不見

是張三李四伊川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劉孟容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與易傳同否荅云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温公鮮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聖人之治虛其心是要得人無思無欲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弱其志是要得箇不爭强其骨是要得人作勞後

人觧得過高了通書云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

為也亦不是本意語録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

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言各止其所他這裏

却看得止字好 燮淵録

外物不接内慾不萌之際南軒以為之際二字當除去

今程傳已無之際字○同上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

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

不動自无妄 同上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着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忠信而主靜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說下來不是內不見己外不見人這兩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秋採 同上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己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答云得之答潘時舉

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　夔淵錄

熹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乎絳灌之徒不悦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雖然並修看它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様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胷次終是鬧着事不得

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起不已如來生駒相似制御它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沈僩錄

䷴ 艮下巽上 漸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夔淵錄

漸之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利禦寇今術家言宜婚姻日不利出師征伐宜征伐日不利婚姻盖其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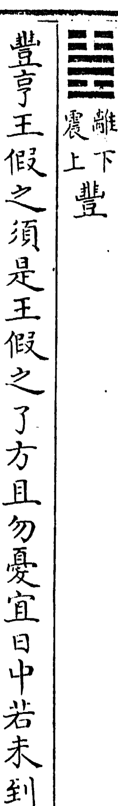
宜和合爭鬬之不同兵家多避用之 沈僩録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葢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

䷵ 兊下震上 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它 䕫淵録

月幾望是說陰盛 䕫淵録



離下震上 豐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底閑句

問九四近陰闇之君所以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它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先生曰也是如此

艮下離上 旅

旅六五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正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拆得

䷸ 巽下巽上 巽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頻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大故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

巽自是可吝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得較牽強

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未善是無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夔淵錄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為卜是吉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丁與辛皆古人祭祀之日但

癸日不見用處

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

九五品具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僴錄

䷹ 兌下兌上 兌

川壅爲澤坎爲川兌爲澤澤是水不流底却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爲澤之象 僴錄

兑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剥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兑商兑之類皆不甚親切為復是解書到末梢會嬾了看不子細為復聖人别有意義但先儒解得亦皆如此無理會

坎下巽上 渙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己私其次便渙散其它羣隊合以成大其次便雖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但

六四一爻未見其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先生說得那道理多了它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它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　履潤錄

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入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

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

做一大把來坡說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

文勢故說得合

九二渙奔其机是以卦變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九三是自二往居三未為得位以其上同於四所以為得位彖辭如此說得容若云上應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三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三為得位是如何

九三渙其躬志在外也是合已從人意思

渙其羣乃取老蘇之說是散了小小底羣隊併做一箇

東坡所謂合小以謀大大以爲一且如我太祖之取

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羣渙有丘之義但不知六四爻

如何當得此義

常觀解易底惟是東坡曾做文字了却揍着它語脉如

渙其羣元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却成羣都不成語句

惟東坡說道渙散它小小羣聚合成一大羣如那天

下混一之際破散它那小羣成一大羣如此方成文

理㬊淵錄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

隊當散同上

散居積須是在它正位方可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

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

之說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

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話皆能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楊道夫録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衆不為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由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於四體也　楊道夫録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於毛百竅中迸散出

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卻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

九五象王居无咎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可疑

䷻ 兌下坎上 節

節卦大抵以當位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先生曰然又云

觀這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中雖苦而亡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未至於節而預知所以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先生云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爻看來未甚不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

穩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亦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曰這處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是礙下少間自有進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如何可失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

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户庭主心門庭主事

夔淵録

安節是安穏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

䷼兌下巽上　中孚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殻底孚亦是卵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説鳴鶴

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德麽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鮮不得且依稀地說豚魚吉這卦中它須見得有箇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着便須穿鑿同上

唐臣問中孚傳曰中虛爲中孚之象中實亦爲孚象又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中虛爲誠之象中實爲孚之象夫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即質生

於本而孚出於誠也似有終始似有先後然不可得指而名之以為終始先後也故分而言之則曰中實合而言之則曰中虛分謂二體兊與巽也合謂全體中孚是也二體以剛而得上下之中雖曰實矣及其成體則二柔在中而又生於虛焉蓋虛中未嘗無實而中實未嘗不虛也以虛為實之體而實為虛之用雖曰體曰用又不可岐而為二也大抵虛根於實實出於虛及其虛也實之理未嘗不在焉於其實也虛

之義未嘗不存焉但不可執其虛而忘其實忘其實則無質也無信也又不可泥其實而失其虛失其虛則無本也不誠也是猶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靜無為動有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令夫天地之間一元之氣杳冥無迹豈非虛邪萬物生成各具形器豈非實邪然物雖成形豈能離於一元之氣一元之氣豈能捨於物而自用哉在今學者體天地之化盡形色之則中不可不虛亦不可不實存養在我則中心廣大

纖毫不留不失於信之本不忘於誠之象豈非虛邪應接於外則必矜細行克勤小物不失於信之實不忘於孚之象豈非實邪此亦伊川先生所謂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義也如是則體用一源内外交養豈不美哉𠌶讀易傳而有此疑義萬望詳教德明荅云中孚之義微奥豈德明所能識嘗試考諸卦體二五皆陽而中實者中心純實而有信之義也就所主而言則中實為信之質就所感而言

則中虛為信之本又以澤風二象言之則水以虛而受風之入下以虛而受上之感皆所以為信也其體其實其虛一歸於信此易之所以變易而無不各極其道而中孚之義著矣來說謂虛中未嘗無實實中未嘗無虛固善又謂虛根於實實根於虛又以一元之氣為虛萬物生成為實其言竊恐有病精義云冲漠无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其曰萬象已具則雖冲漠无朕之際已不為虛矣況於一元之氣所既有者得

為虛乎此幾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論見闢於正蒙之書者也又以存養於中應接於外為兩截恐失程子由乎中以應乎外之本意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答云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此四句自好似有始終以下則贅矣分合則是論卦體非為不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虛中未嘗無實以下亦似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出於虛此尤無理至謂執虛忘

實泥實失虛皆極有害大抵如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安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養於中為虛應接於外為實亦誤矣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亦類此子晦之言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答廖德明

問中孚外剛中柔至誠惻怛之人也答云得無色厲內

莊之嫉邪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特其小失耳 答林學蒙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先生云伊川云存於中為孚見於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 云云 所謂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

一箇物事在這裏初不惹着物事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子相似是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惹不着水方得而今見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 呂𤌍錄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知是說甚底繫辭中又說從別處去 淵錄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過過之皆是兩字為絶句義更不可曉 呂𤌍錄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無常也呂焵錄

䷽艮下震上小過

小過是小事又過於小如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過後一步自貶損底意思同上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度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

伐也未說到這箇大槩都是那過低小底飛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槩且恁地說 晏淵錄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小過飛鳥遺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先生云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呂焘錄

九三爻辭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九四上六爻文與三爻不同

三爻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陰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而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遇之與九三過防之文體正同 䕫淵録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曉不得所以下兩句都不識頭處

又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為上聲勿

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恁地又曰莫不一向要進

密雲不雨大槩做不得底意思 晃淵錄

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 同上

䷾離下坎上既濟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它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揚子雲太元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旣濟是那日中衘晡時候㑹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拶它這箇說得疏到它密時㑹水不漏到它疏時疏得無理會若只

要就名義上求它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它易底本

意它周公做這文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

事出來大段散漫趙子欽尚自孃䕺說得疏不知如

今然有要退削了處譬如箇燈籠安四箇柱這柱巳

是礙了明若更剔去得豈不更是明亮所以說不可

為典要可見得它散漫同上

既濟是巳濟了大事都巳亨過了只更小小底正在亨

通若能戒謹恐懼得常似今猶自得不然便一向不

好去了伊川之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是好令已濟便只是不好去了
林學蒙録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蓋出明入陰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之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大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先生云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林學蒙録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旣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
說小亨如唐時正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　夔淵錄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同上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閒不是
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
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
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證

此爻之吉凶如此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又曰漢時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横庚庚都似傳上人說話又曰夏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呂燁錄

問三年克之憊也以言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先生曰言不可輕用也林學履錄

問九三爻以言紂雖貴為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王

薄祭却可以福祐蓋時之興衰自是如此曰揚子雲云云十六日月雖缺未多更圓似生明之時必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必是長底時節間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底不得便宜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麄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麄不解如此䕫淵録

䷿ 坎下離上 未濟

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二爻不知是如何蓋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濟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不可曉 呂燁録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

濟 林學履録

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 㬊淵録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以動作初六陰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其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正吉曰看来也只如此大槩難曉某之解也且備禮依衆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六

又不好了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溪而濡其首今象
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嘗有人著書以彖象文言
為非聖人之書只是而今也看與孔子分踈
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孚皆不可曉只得且依稀如此說
又曰損益二卦說龜一卦在二爻一卦在五爻是顛
倒此卦與既濟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何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
竊謂未濟則當寛静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能

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先生云也未見得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無所用况又不得位所以如此

文公易說卷六